



江花

·城市山林·

记忆深处的老巷

■ 文/朱昌勤

50多年前，我家住在演军巷的老宅里，住房堂屋有一后门与曹家巷相通，出后门过曹家巷就到了繁华的大西路，因而家人最喜欢出入的还是曹家巷。

曹家巷出口虽狭窄但巷中有巷、曲径通幽，更有那时算得上豪宅的庭院。我家后门口长着一棵榆树，还有一片很大的菜地。到了春天榆树满枝绿叶，时有鸟儿欢快嬉闹在枝头。一次一只小黄鹂由窗而入飞进家中，母亲小心翼翼将小鸟捉放进笼中，又在食杯里放入米和水，可小鸟两天不吃不喝，无奈母亲只好将小鸟放出，那小鸟先是飞进菜地，过一会儿飞入天空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那片菜地在春日的阳光下已是黄花一片，金光灿灿，清香四溢的菜花，引来了蜜蜂成群、蝴蝶飞舞。童年的我，采摘菜花、抓来蝴蝶，放在瓶中，细细观看，犹如欣赏最美的童话世界。

因为我家后门的方便，让两条巷子住户都熟悉了起来，邻居们常常借道由我家穿过到大西路，母亲对借道的人都会笑脸以待，从不厌烦。邻居们也会经常到我家门前大树下坐坐、拉拉家常。一到星期天或节假日，巷子里会更加热闹起来，常有卖酒酿的、卖冰棒的、卖香干臭干的、卖麦芽糖的吆喝着走过，一听到叫卖声，便会立即响应，大人带着小孩出来买这买那，巷子里简直成了一个小市场。若有炸炒米

的，巷中更是欢乐一片，家家都会拿出大米、蚕豆、玉米粒等，用淘米箕箕装着放在地上挨个排队，一阵爆炸声响起便会引来一片笑声，随后是香气弥漫在整个巷子中。

曹家巷里住着一个大户人家，与我家一样兄弟姐妹多。我姐同他家大女儿是好朋友，她们常在一起跳皮筋、扔沙包、玩牌九，有时还会和我们小伙伴一起玩“官兵捉强盗”，姐姐先把写着“官兵”“强盗”的字条卷上，再抓阄分到各人，随后一场游戏便开始了，“官兵”追着“强盗”房前屋后、穿巷过院，一旦抓到便乐不可支、笑声一片……童年的乐趣总是那样简单又纯真。

大户人家大儿子比我年长，印象中很聪明，玩的东西总是那么前卫，他会吹笛子、会装半导体。每到夜幕降临，小巷里便会飘来悠扬婉转的笛声，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那些熟悉的歌曲，他总能用笛子演奏得悦耳动听。一次我忍不住，循着笛声来到那扇窗前，尽情地听着、往窗里看着。不一会房门打开了，邻家大哥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笑着把我领了进去，当着我的面他吹奏起来：“想学吗，下回带笛子来，大哥教你。”

我回到家在书桌抽屉里果然找到了一支笛子。经过邻家大哥的指点我从入门到熟练，吹笛子成了我的爱好。自己动手

装半导体收音机也是跟大哥学来的。最初是装矿石收音机，在那榆树的树枝上挂上天线，从窗户中穿过拉到家中，再接上地线，便能神奇地从耳机中清晰收到中央广播电台的声音了。半导体由简单到复杂，我又学会了“四管复式”的安装，在那个年代，全家人便能享受到收音机带来的充实和欢乐了。

我家后门不远处有一口井，那井水充沛清澈、冬暖夏凉。夏天的清晨，家人买来西瓜，用竹篮吊着放入井中，中午时分母亲会领着我到巷口等待父亲回家。午饭后，提出井中的西瓜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透心凉的西瓜，说着夏日里开心的趣事。秋天来了，井边那一堆乱砖石块中时有蝓蝓鸣叫，又到了我和小伙伴斗蝓蝓的季节。家里小瓶小罐常用来养蝓蝓，抓来的蝓蝓挑选出牙口好最凶猛的，去与别人家蝓蝓厮杀一番，如遇到常胜将军，就如获至宝精心养护。

国庆节到了，曹家巷邻近的沿街店铺、单位，在节前都会隆重装点一番，挂上大灯笼、门前布置五彩的灯光，到了夜晚流光溢彩，非常喜庆。那时母亲在罐头厂工作，节前就已买了好多上品罐头，等到节日做成丰盛的午餐。节日当天，母亲一大早就到体育场参加庆祝会和游行，那盛大游行队伍总要从大西路上经过，我同小哥会爬上曹家巷路口的大树

上，等待游行队伍的出现。

那时最好看的，走在最前面的单位，往往是火柴厂，那宏大的鼓队、精彩的指挥，更有和着激越鼓声迈着整齐步伐的工人队伍，当出现在人们面前，就会赢得夹道欢迎的人群掌声一片、欢呼雀跃。等待已久，罐头厂的游行队伍终于走来了，我看见母亲戴着洁白的帽子、穿着印有工号的围裙，手拿三角小红旗，高呼着“祖国万岁”的口号，母亲像是看到了爬在树上的咱哥俩，她向我们热情地招手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，我的目光追随着母亲的身影，直到她消失在人流中。

老巷里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那样美好、清晰，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曹家巷与演军巷的老宅一起拆除改造了，曹家巷没有演军巷那样幸运，连同它的名称一起湮没在历史尘埃中。记得拆除老巷老宅那段时间，我常去观望，那轰鸣的推土机，推走了残垣断壁、碎砖瓦砾，却永远也带不走刻录在我心中的记忆。

作者自述

朱昌勤 读书、写作，一直是我的爱好，从年少直到退休，始终乐此不疲。它让我对生活始终抱有新鲜感，并从中得到馈赠和鼓励。

家乡的年味

■ 文/孙建远

我的家乡地处长江北岸，她像一个乖巧可爱的婴儿静卧在扬子江的襁褓之中。岁月更迭，留下了许多风土人情与过年习俗。如今的家乡，通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，也算得上人丁兴旺、丰衣足食。但回味儿时童年的年味儿却总是那么令人难忘。

记得小时候总期盼过年，之所以如此盼望，是因为过年能带给我们许多欢乐和诱惑。比如过年能穿上一身妈妈买的新衣裳；一双母亲亲手赶做的新棉鞋；开心地点上蜡烛玩一只父亲晚上扎好的兔兔灯；吃上一把令人唇齿留香的大白兔奶糖；享用很多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的美食。

每年临近腊月末的日子，年味儿就已飘然开来。一年之中好不容易闲下来的人们，都会不约而同地上街采办年货。站立街头，抬眼望去，冬日暖阳下，大大小小的摊子，密密麻麻地占据了部分闹市街道、小巷。置身其中，迎面而来的是一份份热热闹闹的喧哗，喜迎新年的气氛已将前来采购年货的人们，无数遍拥抱抚摸。

家乡也曾经经历过贫瘠、落后。那时候，人们辛苦忙碌了一年，每逢过年，大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几天好的年夜饭。印

象中，腊月里村里总是很热闹：家家户户都要赶在年前杀上一头年猪。进入腊月后的每个清晨，都会有猪的号叫声在村中此起彼伏地响起，许多平时喜欢赖床的孩童们，为了去看杀年猪时的场景，总会飞快地穿好衣服，脚底生风般地跑去凑热闹。等围着皮裙的杀猪匠将猪杀完，农家人都会烧上一大锅喷香的红烧肉。蒸上几笼香气四溢的馒头，用几顿像样的饭菜犒劳一下辛劳了一年的自己，每家每户的窗子里都弥漫着香甜的空气。

至今，我还能背出那首耳熟能详的儿歌：“小孩、小孩，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，小孩、小孩，你别哭，过了腊八就杀猪。”过了腊八，家家户户就开始忙过年了。杀猪宰羊、腌肉赶集、掸尘理发、淘糯米、灌香肠、磨芝麻、包圆子——为过年忙得不亦乐乎。

小年一过，年味就更浓了。人们纷纷从街上买来年画、红纸，找书法好的人写对子、贴春联，小姑娘们头上扎着红头绳，衬着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蛋，小男孩穿着新衣裳，跟在大人们的屁股后面，忙着上街帮家里倒腾些过年的年货，那期盼过年的情景甬提有多热闹了。

大年三十，圩里大红灯笼高

高挂，贴对联，请神接福，连孩子们堆的雪人都戴上了礼帽，披上了红装。晚上，一家人终于忙得歇了下来，围桌欢坐，丰盛的年夜饭，摆满桌面，溢出农家菜的清香。相聚畅谈的欢声笑语，伴着杯中的酒香，满满地洒落一地。

传统的习俗还在被认真地坚守，桌子中央，那一条肥大的年鱼，在年夜饭慢吞吞的几个小时里，在人们企盼年年有余、事事有头有尾的目光下，始终有头有尾，纹丝未动。餐后时光，一家老小，纸牌为伴，吆三喝四，牌起牌落。嘴上说着不会打牌的高人，则专心致志地端坐在沙发上，喝茶品茗，恭敬地迎接新年的来临。

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是新年，此时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，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家庭主妇们早早地就将一碗碗香气扑鼻、热气腾腾的“圆子”摆在了刚起床的大人和孩子们的面前，寓意新的一年一家人“团团圆圆”、“和和美美”。从除夕夜一直到正月初五，鞭炮齐鸣。鞭炮的回响与唱麒麟时狂欢的锣鼓声响彻云天，之后便是家庭的欢聚。

互相拜年的时候到了，最高兴的当属“无本万利”的小孩了：一张甜甜的小嘴，一串串吉利的

话语，化作长者给少者祈福包的一封又一封压岁红包，塞满了他们小小的衣服口袋。不过，那时压岁钱的数目都很小，最多有一两块。

正月初二后，亲戚朋友便开始拜年串门，走亲访友，喝酒叙旧，你来我往，互诉衷肠。那时，每年过年前后，都要下几场大雪，孩童们在农家小院里欢快地打起雪仗。等过了几天，没过腿肚的残雪吸纳了春的气息，一点点地开始消融，田里的小麦仿佛正在苏醒，一切都在节日氛围的感染下生发萌动。这时候，最开心的还是孩子们，家前屋后，打“陀螺”的鞭声、小擗炮的爆炸声啪啪作响，滚铁环的哗哗声；纸折的四角、玻璃弹子的相互拍打、撞击声此起彼伏……

在通往各个圩村的大道上，穿着新衣、戴着新帽的孩子们三五成群，或提着礼品走亲戚，或手执兔兔灯巡游玩耍，家乡的乡村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

作者自述

孙建远 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会员，有作品在《中国城乡金融报》《镇江日报》《东江晚报》《现代金融》等媒体及公众号发表。

编辑 胡莹

版式 胡莹 校对 小伟